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917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本土化探索与实践路径

——以《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为例

傅丽君¹

(¹ 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国化的经典之作, 也是推动中国革命和社会变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核心特征及其中国化转型的梳理, 系统探讨了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的理论框架与实践逻辑, 并深入分析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继承与创新之处。本文还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基层治理实践, 探讨了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的现实价值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阶级分析方法;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引言

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工具, 是理解社会历史变迁、分析阶级关系和制定革命策略的关键方法。马克思在其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 通过阶级分析方法深刻揭示了法国社会各阶级力量的复杂关系以及阶级斗争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 开创了阶级分析与具体历史事件相结合的独特模式, 成为后世研究阶级问题的重要典范。与此同时,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特别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 毛泽东通过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本土化改造, 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作出了深入解析, 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这一过程不仅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 也为当代社会阶层分析和基层治理提供了启发。

当前关于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和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 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相关研究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 探讨其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如何运用阶级分析揭示法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迁与政治权力的更替^[1]。学者们普遍认为, 马克思通过历史事件的具体分析, 奠定了阶级分析方法的基本范式。第二, 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的本土化创新研究^[2]。研究者们关注毛泽东如何在中国社会特殊背景下对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进行创造性转化, 特别是对农民阶级的重视以及阶级划分标准的多元化, 被视为其方法论创新的核心内容。第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3]。这类研究从宏观层面探讨毛泽东如何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实际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然而, 现有研究大多偏重于单独考察马克思或毛泽东的阶级分析, 鲜有系统比较两者在阶级分析方法上的异同及内在逻辑联系。在方法论层面尚缺乏对毛泽东如何具体改造和发展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深入探讨。因此, 本文拟通过深入分析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阶级分析方法与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核心内容, 探讨两者在阶级划分标准、分析视角、政治功能及历史作用等方面的异同, 揭示毛泽东如何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核心原则的基础上,

作者简介: 傅丽君(2000—),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

实现阶级分析方法的本土化与创新,进而总结这一方法在当代社会研究中的启示。

一、阶级分析方法的理论渊源与主要内容

(一) 理论渊源

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深刻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土壤中,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斗争在历史进程中的主导作用以及阶级与政治之间复杂的互动。通过这些分析,马克思为阶级的定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后续的阶级分析方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来源于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推动了社会形态的演变。在这一理论框架下,阶级分析成为理解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核心工具,马克思展示了阶级如何通过其经济地位与生产资料的控制,影响社会政治权力的分配与斗争。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并非简单地将阶级视为经济角色的载体,而是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和阶级的政治行为,揭示了阶级之间复杂的斗争与妥协关系^[4]。例如,马克思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法国政治中的互动,以及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巩固其政治权力。此外,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还深受其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继承影响。马克思将黑格尔辩证法中“对立统一”的思想应用于阶级斗争的分析中,强调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阐明了阶级斗争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对抗,也在政治层面上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力量格局。

(二) 主要内容与逻辑

中国农村的生态管理实践深受传统生态智慧文明的影响,传统农业技术不仅是生存的需要,也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

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是多维度、动态的,它不仅揭示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还通过阶级斗争的视角探讨了阶级如何在历史中不断互动、对立、变化,并最终推动社会形态的转变。

首先,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核心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关系决定了社会阶级的形成和其在社会中的地位^[5]。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经济基础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构成了阶级区分的根本标准。根据这一标准,社会主要分为两大基本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次,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一切历史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不仅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也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提供了动力源泉。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是无产阶级的胜利,资产阶级的统治将被无产阶级推翻,最终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此外,马克思在阶级分析中还提出了阶级的历史性和相对性。他认为,不同历史时期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是动态的、历史发展的结果。例如,在封建社会,贵族和农民是主要的阶级对立,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主线则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这一视角使得阶级分析不仅局限于静态的阶级划分,而是融入了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宏大叙事中。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不仅关注经济地位的划分,还高度重视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使命。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马克思通过对法国社会政治局势的分析,提出了阶级的“政治行动”对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马克思通过对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历史经验及其在社会危机中的表现进行深入剖析,揭示了阶级如何在历史事件中发挥作用,尤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塑造政治结果。

二、毛泽东阶级分析的历史背景与主要内容

(一) 毛泽东阶级分析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是中国革命进入新阶段的历史产物,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社会结构中。中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复杂,既有传统的封建阶级(地主、士绅等),也有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日益增长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此外,还面临着外来殖民势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亟需一套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阶级分析方法,以明确不同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并为中国的解放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6]。毛泽东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提出阶级分析,既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继承,也是对中国革命特殊情况的应对。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阶级分析主要关注经济基础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但毛泽东深知,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不仅仅是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划分。在中国,农民是绝大多数,且处于经济困境中,而革命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和引导农民阶级的力量。因此,毛泽东在阶级分析中充分考虑了农民的多样性,并提出了农民与其他阶级的联合策略,这也是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与马克思阶级分析的关键差异之一。

（二）毛泽东阶级分析与阶级结构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进行了独特的划分和分析，这一划分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基本框架，又根据中国的社会历史特点进行了本土化的创新。毛泽东的阶级划分依据不仅考虑经济地位，还充分考虑了阶级的政治立场、革命态度以及在革命中的战略作用，从而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动态的阶级分析框架。

首先，毛泽东强调中国社会主要由六大阶级构成：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这一划分突破了传统的单一经济划分标准，特别是对农民阶级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区分了贫农、中农、富农等不同层次的农民群体。农民阶级被视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农民阶级内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决定了不同农民群体在革命中的作用和态度。毛泽东强调，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不仅取决于他们的经济地位，还与他们的政治态度密切相关。其次，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划分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并非简单地按照经济基础划分，而是依据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和在对外压迫下的不同表现，划分为两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虽然其政治立场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在抵抗外来侵略、推动民族独立方面具有革命潜力。而买办阶级则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是革命的主要敌人。毛泽东明确指出，革命必须孤立和打击买办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对阶级划分的核心是注重阶级的动态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性。在他看来，阶级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中不断调整的。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并非一成不变，革命的力量配置随着社会阶级的变化、阶级矛盾的激化而不断调整。因此，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灵活性，能够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及时作出策略性调整，为革命提供理论指导。

（三）毛泽东阶级分析的革命策略与战略意义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阶级分析不仅是理论的构建，更是革命实践的指南，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和战略意义。首先，毛泽东通过精确的阶级划分，为革命提供了明确的政治方向。他指出，农民阶级，特别是贫农和中农，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而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则是革命的主要敌人。因此，毛泽东强调要把农民阶级团结在一起，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力量，同时孤立和打击反动的地主和买办阶级。这一分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具体的政治策略，即通过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动员农民阶级，争取资产阶级中的中立力量，同时彻底反对和削弱反动派的力量。其次，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帮助确定了革命的战略重点和战术灵活性。他深刻认识到，不同历史阶段阶级力量的变化要求革命策略要具有动态性。例如，在土地革命阶段，毛泽东提出要先从农村破局，打击地主阶级，赢得农民的支持，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则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对抗外来侵略。通过这一策略，毛泽东使阶级分析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与实际的革命任务紧密结合^[7]。

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本土化探索

（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继承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8]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继承了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核心理论，特别是在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基本框架上，保持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基本逻辑和方法。

首先，毛泽东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起点，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决定社会阶级的划分。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确认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等不同阶级的对立关系。并明确指出，社会阶级的根本矛盾依然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

其次，毛泽东在阶级斗争理论方面深受马克思的影响，特别是对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的继承。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是无产阶级的胜利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毛泽东继承这一思想，强调中国革命的核心在于阶级斗争，尤其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他通过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指出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并提出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社会变革，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

再次，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关于革命力量的联合与分化策略。马克思在分析各国革命时，强调了对各阶级力量的审视，指出革命的成功不仅依赖于无产阶级的力量，还需要联合其他进步力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继承了这一思想，通过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将不同阶级的力量进行有机结合，争取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力量，同时孤立和打击反动派。这种策略性灵活性既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又根据

中国的社会实际进行了适应性调整。

（二）创新性发展与本土化实践

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与复杂的阶级结构，进行了创新性发展与本土化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阶级分析方法^[9]。首先，毛泽东的创新体现在对中国农村社会阶级结构的深入分析与具体化划分。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中，主要以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为基础，强调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关系。然而，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时，清晰地意识到，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是中国社会最广泛的群体^[10]。因此，他提出了更加细致的农民阶级划分，将其分为贫农、中农和富农，明确了各类农民在革命中的不同地位与作用。贫农是中国革命最坚定的力量，中农是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而富农则需要采取区别对待、策略性争取的方针。这种农民阶级的精细划分，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重要补充。

其次，毛泽东在阶级分析方法中引入了政治态度和历史条件的动态考量，突破了马克思基于经济地位的静态阶级划分。他认为，阶级关系是历史的、动态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各阶级的政治立场和革命态度会发生变化，因此革命策略也必须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而调整^[11]。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则强调打击地主阶级、动员农民力量开展土地革命。这样的动态分析方法，使阶级分析更具实践性和灵活性。

最后，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突出了阶级分析的政治功能与革命目标。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下，毛泽东通过阶级分析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敌我友关系，并提出了灵活多变的革命策略。他不仅关注社会阶级的经济关系，还特别重视各阶级在政治斗争中的表现及其对革命的实际贡献，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策略的不断调整和发展。

（三）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的现实成效

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的现实成效主要体现在其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成功指导和推动上。通过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毛泽东精准识别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和立场，明确了革命的对象、动力和盟友，形成了“以农民为主体、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革命策略。这一策略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有效动员了农民阶级这一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从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政权。此外，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为党和国家制定阶级政策、处理社会矛盾、巩固新生政权提供了科学依据，展现了极高的实践价值和历史影响力。

四、阶级分析方法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尊重和扬弃传统文化的目的在于“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12]，在于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3]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经济结构的快速调整，传统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阶级分析方法在现代化转型中的意义尤为突出。从阶级分析方法的现代化转型与当代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毛泽东的动态分析思维为理解当代多元化社会结构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一）阶级分析方法的现代化转型与当代社会结构分析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强调动态、历史和现实的结合，这一方法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依然具有借鉴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阶层日益多元化，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被逐步打破，出现了包括新兴中产阶层、个体经济从业者、民营企业主和新产业工人等在内的多层次社会群体。这种多元化社会结构使得简单的二元阶级划分难以解释当代社会现象，迫切需要阶级分析方法的现代化转型。毛泽东强调根据不同历史阶段调整阶级分析策略的思想，为我们理解新兴社会阶层的形成机制、利益诉求及其社会作用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中，可以借鉴这一方法，将经济地位、职业属性、政治态度和社会影响力等多重维度纳入分析框架，全面反映新型阶层在经济发展和变革中的地位及作用。

（二）农村改革与基层治理中的阶级视角

在农村改革和基层治理中，阶级视角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农村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土地制度、农业生产模式和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阶层也呈现出高度分化的趋势，包括传统农民、新型职业农民、农村合作社经营者、外出务工者和乡村精英等不同群体。毛泽东关于农民阶级的精细划分和其在不同时期中的角色定位，依然可以为分析农村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分化和冲突提供参

考。在基层治理中,借助阶级分析方法,可以更准确地识别各类农村群体的利益诉求,防范乡村社会矛盾的激化,促进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同时,毛泽东提出的以人民为主体的阶级分析方法,为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了方法论依据,帮助我们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更加注重农民主体地位,确保农村改革朝着公平、共享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三) 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实践原则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强调,阶级划分必须基于实地调查。这一原则对当前政策制定具有指导意义,首先是政策精准性,如乡村振兴需深入农村调研,避免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帮扶。其次,数据驱动决策,通过大数据、社会调查等手段,动态掌握不同阶层的收入、教育、住房等数据,为政策调整提供依据。同时要警惕阶层矛盾激化风险,毛泽东强调“对中产阶级要提防其动摇性”,要防止垄断资本侵蚀劳动者权益,如平台经济对劳动者的压榨。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可能加剧“数字鸿沟”,需通过技术普惠政策缩小差距。

(四) 对国际关系的启示,注意全球视角下的阶级矛盾

毛泽东的分析方法可扩展至国际领域,如:南北差距,发达国家资本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掠夺,需通过国际协作(如“一带一路”)实现共赢。技术垄断与反全球化方面要警惕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支持“南南合作”以平衡利益。同时要防范“和平演变”风险,毛泽东曾提出防止外部势力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动摇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代,需警惕西方“颜色革命”对国内阶层矛盾的利用,通过意识形态教育增强社会凝聚力。

结论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通过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的独特历史条件和阶级结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明确界定了中国各社会阶级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策略和实践路径。这种阶级分析方法,不仅在中国革命各个阶段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革命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从理论层面来看,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进行了本土化改造,拓展了阶级分析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在农村社会和多元化阶级结构的研究中具有突破性贡献。他强调阶级关系的动态性和历史性,根据不同时期各阶级的政治立场和经济地位,灵活调整革命目标和策略,赋予阶级分析方法更强的实践性。这一创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从工业社会的理论模式向多样化社会现实的延伸。从实践层面来看,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阶级分析,中国共产党明确了革命的敌我友关系,成功动员了农民阶级这一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构建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方法继续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在当代,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不断变化,我们在进行社会结构研究、农村改革、基层治理及阶层政策制定时,依然可以从毛泽东的方法中汲取智慧和启示。毛泽东的创新实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也为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变革和治理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

参考文献:

- [1]杨志超,余航.《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理论界,2024,(12):1-8.
- [2]唐辉,张俭松.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过时论”的批判性思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04):102-110.
- [3]萧诗美,蒋贤明.论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J].东岳论丛,2012,33(08):5-11.
- [4]袁富民,索静雨.农民视角的工农联盟——基于马克思法国史“三书”的考察[J/OL].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0[2025-02-15].
- [5]夏莹.从政治到社会:马克思走向历史具体的基本路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当代阐释[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61(01):55-64+236.
- [6]鲍金.论马克思主义阶级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基于“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分析[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10(07):58-66.
- [7]吴清军,许晓军.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阶级阶层关系的理论探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05):83-88.
-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9.

- [9]本刊记者,李崇富.必须坚持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崇富[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01):14-20.
- [10]徐建萍.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与政党制度的关系演变及特点分析[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06):17-21.
- [11]胡启南,郑百灵.正确认识当今中国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新变化[J].求实,2002,(06):27-35.
-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2.
- [13]杨志超,余航.《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理论界,2024,(12):1-8.

Localisation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Marxist Class Theory - An Analysis of the Classes in Chinese Society as an Example

Fu Lijun¹

¹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Abstract: Mao Zedong's Analysis of the Various Classes in Chinese Society is a classic work of the Chineseisation of Marxist class theory and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social change.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Marxist class analysis method, its core features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Chines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logic of Mao's class analysis method, and analyses in depth Mao'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s of Marxist class analysis.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value of Mao Zedong's class analysis method and its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eory in the light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practi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 : marxism;class analysis method;analysis of classes in Chinese society;Chineseised marxism